

## 軋三同學給 劉叔儀教授的一封信

敬愛的劉叔儀教授：

這幾天來，我們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正在向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做鬥爭。在這次運動中，我們了解到您在肅反中是受了委屈。由於您的學術觀點和蘇聯專家的不同，而被認為是“反蘇”，由於您敢於向領導提出批評，而被認為是“反對領導”，由於您不願搞翻譯工作，願搞科學研究工作，而被認為是“個人主義”，您偏重於理論性的研究而被認為是脫離實際。凡此種種，使您傷感。這就是由於我院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帶來的惡果。

做為您的學生，我們深深向您表示慰問和同情。我們訪問了壓力加工教研組一些教師，也訪問了黨總支，知道您是一位富有愛國心、熱心於教育事業和科學事業的人。但是由於鋼院的“主官”使您不被重視，不能充分發揮您的作用，又在“肅反”中使您受到委屈。我們想，在您的內心一定有許多話要說。現在，由於毛主席的英明，提出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向“主官”三害作鬥爭之後，我院全體師生員工已經向三害開刀。特別是教授們在院刊上、在座談會上的發言，都受到了同學們的大力支持。請您相信，有毛主席的撐腰，和同學們的支持，真理終於會戰勝，烏雲不能永遠遮住太陽！

現在，上級黨委已委派人員領導我院整風，所以一切都調查得很清楚。在“機四”的大會上，高院長曾代表黨委會表示過：肅反中有錯必糾，並且經被鬥錯者本人同意，可以在當時同樣的場合下恢復其名譽，向被鬥錯者承認錯誤。

## 向黨中央呼喚——採礦事業的社會地位

北京鋼鐵學院礦57.4班同學 方崇仁執筆

親愛的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志：

誰是生產鋼鐵的先鋒呢？  
又是誰在開掘著祖國富饒的地下寶藏？  
是礦工，  
是千萬個光榮的、勞動的礦工。  
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切勞動都是值得尊重，然而却令人十分遺憾：最辛苦勞動的礦工正受到社會輿論的無理冷待和歧視，護有以百萬計的礦工受到了不合理的社會待遇。

幾年來，我國冶金工業飛速的發展，從而根本改變了我們社會原有面貌，大大推動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向前；但其中的主要部分——採礦工業的確是一個非常薄弱、落後的環節，以致引起了礦石原料供應不足的十分緊張、十分矛盾的狀況。

在我們屢次實習中亲身体會到：為什麼我們的採礦技術如此落後，機械裝備竟如此簡陋單調呢？人，仍然是相當沉重的體力勞動的承擔者，這就是勞動生產率不能提高的基本原因。

幾年來，礦工的地位和物質待遇，得到了不少的改善，但是銅官山的礦工房屋還受到狂風的襲擊，掠去屋頂；還受到火災的威脅，一次再次的燒淨物資。錫礦山的礦工，無文化學習的機會。而張嶺的工人竟拿著勞動的薪金無用武之地，不能發揮，連下班晚了一點，還有餓著肚子的可能。

為什麼光榮、豪邁的事業——“採礦工作”會受到社會的歧視而不被人們所理解呢？為什麼青年學生報考大學，很大部分不願意為採礦事業貢獻青春，而偏偏湧向於北大物理系、清華的機電系呢？為什麼日日夜夜為開掘祖國寶藏，創造社會財富而戰鬥著的礦工勞動得不到我們電影界、文學藝術、報刊等方面的強有力的宣傳和歌頌呢？如果說我們過去曾宣傳過地質工作，那末為什麼不宣傳一下親如兄弟的採礦工作呢？又為什麼迄今還沒有建立全國性的採礦工業的研究機關呢？……這一切一切令人深思和鳴不平的問題，時時會出現在我們每個人的腦海里，長久不能平靜。

綜合起來我們認為，一方面確切地反映了我國社會現階段生產力落後的處境和其相當深

## 1957-58學年教學計劃已制成 對週學時、選修課等方面作了新規定

我院1957-58學年各專業各年級的開課教學計劃，由各系提出草案，經院務委員會研究討論，並分別與各系各教研組反復商討，現已制成正式方案，印發各系各教研組按照執行。現各教研組正在開始研究下學期工作分配。並着手進行開課準備工作。

1957-58學年的開課計劃，是根據高等教育部1956學年臨時措施，及本年頒發的關於修訂教學計劃的幾點意見，結合我院前幾年實際執行教學計劃的經驗來制訂的，各專業各年級的週學時數，都有很大的縮減，課程門數也已盡量減少；除必修課外，某些專業的高年級還根據師資條件，開設一些選修課。四年級增設了哲學課程，二年級的軍事課每週二小時未列入教學計劃內；

我們非常尊敬辛勤勞動的、學識淵博的學者，尤其對您。所以您的走對於我們（尤其是軋鋼專業的同學）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我們懇切地希望您能來我院參加“整風”（假如時間不允許的話，請來信提出您的意見，傾吐您的苦衷）我們更懇切的要求您能回來任教，培養我們，我們希望有好的教育者，正象孩子需要母親一樣。最後，請代向曾經培養過我們的王美英老師致親切的問候，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在鋼院再見到您們，聽您的講授。

敬祝您們

身體健康

軋鋼專業三年級學生

李家權、童暄、蔣達章、

湯季成、張澤烈等七十人

57年6月5日北京

## 對一門功課不及格 留級制度的意見

鐵60.2 童傳瑜

希望有選修課制度

我認為目前高等學校規定一門課程不及格要留級的制度不好，這種制度不能對同學做到負責精神。例如：一位同學俄文不及格或機械制圖不及格，留級後，他下年只可能用一年時間來學習這門和旁的成績三分的個別功課。我認為這樣是不妥當的，如同意他學下去，這門不及格課程同意繼續讀他補（即重學）對這些同學中還是不少人可能學下去。

對調干學生俄文如在一年級可以免修，在二年級再學，為什麼對只因學外文困難的人。要求把學的不好，而要求重學（不妨礙其他課程與調干學生一樣）的人也能一視同仁，為了同學和國家利益着想，我認為這制度需要修改。

另外我認為選修課制度，能適合同學的學習能力，推動同學學習積極性，學得好的同學可以多選一些，獲得更多知識，對學習能力較差的同學能適合能力學好，這樣他也不會因個別課程暫時跟不上，就使用下一年的整個時間去學這一門，如實在困難，他六年來分學五年課程，也定比目前制度下學的更好些，選修課程還可以增加其他外國語和先進科學。

實行選修課制度我認為優越性很大，但需要以很大努力去做，因為師資等困難是存在的，但為了培養好我們國家未來的工程師，希望能改訂這種制度，對一門功課不及格要留級的制度應當馬上修改。

要求取消專門化的意見

鋼鐵冶金專業目前分三個專門化，我認為不好，在各專門化同學中劃分很清，實際上是互相關聯，分得這樣專，是否會使今後分配工作帶來困難，據高年級同學說，在高年級只相差幾個學時的差別，我認為這樣分沒有必要，理由：

1. 為了適合國家建設需要，和各學生情況，不分比好。

2. 我們多學一些，對今後改進生產有幫助，至今各專門化同學只重視自己的情況還存在，（這也是專門化劃分的結果），捷克斯洛伐克已能用斜高爐直接煉鋼，今後也還有新的成就，我們也希望在未來有我們同學的創造，據了解目前國際上也取消專門化。

3. 我們改為五年制後有時間可以這樣做。

4. 不應當教條地學蘇聯分得這樣專，應當從當前我們工業還落後的情況來看，分的太專在對口徑時困難（目前外國（蘇聯）也取消專門化）。

這些意見代表我和我周圍一些同學意見，是否對，請各位教授、教師、同學來共同爭鳴。

# 大家看看工會付主席徐文興的臉譜

張 昶 棟

为了帮助党整风，除掉这些不良的歪风，我也发表些意見。共产党员徐付主席几年来一直担任工会工作，但他是怎样工作的呢？又是怎样对待同志們呢？只不过是欺騙党和會員的行为来工作。下面請看他的事实。

## 沒有腦子的人 第一件丑事

工作簡單不动腦子，从担任工会工作以来，沒有提笔写过工作計劃和總結，整天飽食終日无所用心，上級的指示不向下佈置，院里的决定不向下傳達。有时自以为很忙，連叫代喊，我忙！我沒時間。领导工会办公室几年来只开过几次會議，同时这些會議都是全院統一佈置的，如：調整工薪、討論学习等。他所召开的行政會議大致統計如下：53年0次、54年一次、55年二次、56年三次。業務會議根本就沒有开过。工作計劃更談不上，暑假、寒假、春假大的节日很少动腦子考虑，基层委员会的年度工作計劃，几年来一直是兼職委員制訂，別人訂好了，他往抽屜一鎖，何年何月完成他是不管的。

53年他負責我院工会筹备工作，自己不动腦子只靠別人做；54年春召开第一屆會員代表大会，需要向大会作總結报告时，他不是亲自动手写，灵机一动，由我院党总支开了一封介紹信，向航院党委將航院工会的總結拿来交韓宜萱，姚孟华，和李平伯（因貪污判刑）三人全部抄齐，由李修改，这份總結才算写成。他將航院的工会總結拿来向我院的會員作报告，欺騙了會員代表。

## 自己住高樓，不关心工人福利

他自己住的房子連搬三次，而炊事員和一些工人住在地下室阴暗潮湿，他从不过問。西鍋爐房工人胡洪图在我院工作三年多而且得过劳动竞赛獎，总务科把他辞掉，膳食科兩名炊事員因打架被开除，而他毫不考虑工人失业的困难，却說：“行政开除，我沒有办法”。事情发生后既不研究，又不調查，造成工人失业和生活上的困难。

56年以前工会借款由他批时，很多會員等着用錢而他整天不在办公室，會員連跑几次找不到他。

## 工作吊兒郎噠 勞動紀律差

一年360天他經常迟到，有时几分鐘，有时半天或整天不来办公室，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这样很多工作就誤了。建立签到簿后，他借口說：“我們工作性質不同，不能和别的行政單位比。”后来干脆就取消了。

## 擺着官架子形式上的辦公作风

本来按他的工作是不需要皮包的，而他自已却买了个皮包，拿着好象部長一級的干部。上班稍微有点事就喊“忙”，实际上具体工作他一点也不做，全是发号施令，指手划脚，沒有事的时候，摆老資格，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跑到和他能說到一起的單位聊天去了。

## 喜歡別人奉承

过去工会會計李平伯是个国民党軍官，又是国民党員，旧作风很严重，对徐非常奉承，得到了他的信任。而我是青年團員，什么事都不和我談，甚至党内的事也講給他听，对于他的业务工作却不过問，任凭他自己，发生了貪污要逮捕时，他还是同情和信任，並說：“虽然犯了錯誤，但还是个好同志，能力是不比別人差。”

## 自己不做工作 打擊積極份子

从他担任工会工作以来，对于工会積極份子不是支持，而是打击。55年韓照滄同志写信堅決不做工会工作和他的作风有关，朱元泉同志也曾吃过他的苦头，他和体協干部干脆对立，同志們买点东西費很大勁他才批准，他自己可以任意化費工会經費，体協开运动会，說了多次才給一个膠卷，再和他商量，他就干脆說不照象也可以。孙明久同志为工作向他提意見說：假使你这样对待我們的工作的話，我們集体辞职。他說：不干就不干与我徐文興无关，这就是他对待積極份子的态度。

## 態度粗暴 家長作风

54年春节放假，他到電話总机室打电话，電話員不讓用，他就打了電話員馮仲文。

54年春假，我因初参加工会工作沒有經驗，組織旅行八达嶺，未办处理好火車，他对我大发雷霆，当时我和他吵起来，他抓着我的領口送到人事室，口里說不要你，給我回去等漫罵，事后我向人事室提出意見也未作处理。

办公室同志們誰也不敢向他提意見，他也不找同志們談，工作好的得不到他的帮助，工作不好发生問題，大发雷霆把別人訓一頓，不管你受了受不了，有时給你扣上几頂大帽子。

## 獨斷獨行 他說了算

我院有几位首長的小孩在地质学院托兒所教养(他的小孩也在該所)共有9名，該院人事处撥給一笔款給小孩做灯芯絨衣服，我院的小孩需自己解决，他不和任何人商量，决定撥一笔款70多元給在地质学院托兒所的小孩做衣服。当时我和會計姚孟华提出意見，他不但不接受而且說錯了我負責，在他的压力下我們兩人都不敢作声，款被拿去了。至于节日的補助等也有过几次，今天是談他負責的时候了，我以會員的身份要求他把錢給退回来。

## 最大的浪費

去年工会購買了兩輛摩托車。这由汽車司機張福金同志乘去东北出差之便代理，該同志真心实意毫無虛假。买回来后他說別人說太貴，其中有問題。他不相信同志，去东北了解情况，往返化了200多元沒有結果。既有發貨票为証，又何必白跑一趟，这不是最大的浪費是什么？

## 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

他对于办公室的同志們很不关心，几年来我們办公室同志一直沒有放过暑假，每到假期別人特別忙，他却回到家里不管，很少来办公室帮助做点工作或照顧一下，去年暑假正是忙的时候，他接受人事处委托到东北出差，我和小林同志病了，只好帶病工作，休假日常常

# 明昭在6月5日職工座談會上的發言(部份)

凡是有“三害主义”存在的地方，我們的党組織和领导干部就成为只長嘴巴和耳朵，但是沒長眼睛的人；一般党团干部成为只長嘴巴和一只眼睛一个耳朵的人；而群众则成为既長了兩只眼睛又長了兩只耳朵，但却是沒長嘴巴的人。“三害主义”使人們成为五官不正的怪相。

## 從寶耀國科長的飛黃騰達談我院的人事工作

为了对我院人事工作能提出較为具体的意見只好举出这个例子(其实我与寶耀國同志在互相間是很融洽的)，寶耀國同志五二年参加工作，五六年即提升为付科長，五五年入团，五六年就任总支書記、团委会委員的职务。人們不难看出，他的进步确实是惊人的，真是象俗語所說的处于飞黃騰达的情景了。

人們不禁要問寶耀國同志，倒底是如何的进步和积极的，是否一貫就表现如此呢。据了解的同志称：老宝在五二年原分配到东北重工业部工作。后因抗美援朝与調整編制等原因，該部併入北京中央重工业部而在东北成立办事处。当时宝表示不愿留在东北工作，而竟自打起行李准备坐上火車溜回上海老家去，后在車站被人发现返回。他来鋼院后，在肃反时，在会上竟一言不发，对运动表示冷淡。但宝后来竟如此飞黃騰达，在短短的时期內，便由一群众繼入团之后即任团总支書記与团委会委員，行政上历任基建科秘書、总务处秘書、人事处秘書，财务科付科長等职，真可謂紅極一时。听说人事处与总务处为了爭用这一干部曾相互提出意見並使老宝在兩处之間来回工作多次，真是有些成为举世奇宝之一了。

我們應該承認，老宝在这短时期內的进步与自己的主觀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們对于一个过去有缺点和錯誤的同志而現在有所轉變而表示欢迎，應該認為这是一种可喜可貴的好現象。但是事情的關鍵不在于此，在于作为一个組織者和领导者來說，我們是否認為在群众中

被工作佔用，我們为了工作从来沒有提过什么意見，而他很少关心。

56年會計姚孟华同志小孩病了沒有上班，他便要宋青芳同志把她叫来上班，而且态度很不好。我一再劝他，他不同意，並且說孩子病了也得上班，而他的孩子病了，他可以不上班陪小孩看病。

## 只管自己學習 不管他人提高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举办干部訓練班，他自己参加了，只去了兩次以后再也不去了，只不过佔了个位子而已。

工会举办工会财务干部訓練班，他却不让會計姚孟华去参加学习，理由是离不开。去年体协成立后，全国鐘声体协举办体育訓練班和他商量好久他才同意派人去学习。而他自己可以随便有条件学就去学，不管工作忙否，他都是都要去的。

## 學習不虛心 好高騖遠

本来自己沒有才学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学，但他整天吹嘘自己某某中学毕业，某某小学当过教員，又某某大学讀过書，接触过他的人就会知道他的学历，他就是用这些作为欺騙党和會員的本錢。

我認為按他現有水平，應該参加文化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不是深求馬列主义經典著作的人。然而他不是这样去提高自己，而是今年去参加馬列主义学习，明年参加政治經濟学講座，学习几天就不去了，这学期又参加高級党校听哲学講座，现在怎样？

## 埋葬費前後

他接到家里电报，母得重病要他回去，他流着眼淚，先找领导談，为的是求得同情，人事处王云批給了200元埋葬費，他帶着回了家，母亲未死，但不知錢那里去了，回来后人事处知道此情，催他退埋葬費，他在人事处王云面前痛哭流涕不愿退还。有人說他領了補助費給爱人买自行車，假借別的原因多次領了補助費，这是什么行为？

## 徐付主席的形象

飽食終日，无所用心，官僚十足，獨斷獨行，欺騙党組行政，欺騙會員公众，自私自利是个沒有腦子的活人。

那些对革命事业長期以来就忠心耿耿的同志的品德感到更为可喜可貴？对于那些埋头工作而在工作能力和工作經驗上都相当丰富的同志能有所了解？問題就发生在这里。

譬如，設備科秦祖武同志(現已調節約办公室)來說，無論在革命事业的忠誠上，一般的政治业务水平上，参加工作的年限上，並不比老宝为低，而且在原来級別上尚比老宝高出兩級，但是老秦同志不但在職別上未动，就連級別上也是未动的，長期来不为人們所賞識，其实这种情况也远非就此一二为止。

那么原因倒底在那里呢？我認為主要在于领导干部的“重視培养”再加上人事部門只听汇报不了解下情而主觀办事所造成的。因为当时老宝的领导身为职工党总支書記，除了对他的下层較为了解能提出具体意見外，在党内和上級來說，他的意見和說話，應該是被“重視的”。而作为老秦的当时领导來說身為“白丁”致使該部門党的领导力量上形成“真空”。如果說我們的上級組織是依靠汇报来进行工作的話，那么当然現在連汇报也乏其人。即使有时提出点意見来，当然在份量上也竟有所不同，不能引起重視，以致下情不能上达。无怪乎，有的职工同志为他們的领导不是黨員干部而表示遺憾。因为他们即使在工作上如何勤懇的工作，再多的付出巨大的劳动，但却不为組織所重視和信賴与起碼的了解。虽然作为群众來說，这种想法有欠妥当，然而作为党的领导來說，这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难道我院只有基建科才能使落后的人轉變为先进？在去年調整工資前基建科培养出韓兴祥(現調冶金部)王元麟(現設備科科長)寶耀國(現财务科付科長)郑不才(現基建科付科長)四位科長来，这可以看出問題的一般来了，因为这种情况的單位，确是少有的，难道說只有基建單位才出人材，别的單位就无材可取嗎？我想也只有只長嘴巴发佈命令只靠耳朵听取汇报沒有眼睛不能睁眼看清事物的人才才会輕易下此結論的。

再聽我們體育教育工作者的呼聲

往那里去？

體育教研組第五次鳴放散記

執筆 李立三

體育教育是共產主義教育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份。毛主席教導青年要三好，首先是身體好。但是在大冶金主義的鋼院學院里，體育教育却始終被領導上忽視着，似乎否認了它的存在，把體育教研組當做個包袱。院領導對我組從來既無佈置工作也不檢查工作，有時開會請老們參加都請不來。在這種無人過問的情況下，再加上體育教研組主任一貫家長式的統治作風，能力又不稱職，因而組內很多問題，得不到解決，矛盾日益加深，疾苦無人問，工作積極性無法發揮，只有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作客思想。很多同志說，我的子子孫孫再也不叫他干體育工作了。趙鍾同志說：“體育教研組既不是‘自治區’；也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人間地獄’”。

體育教師在制度規定必須完成最高工作量，才算完成了工作量，如把體育課作為習題課來看，其考查時數和其他教研組算法也不一樣。我們星期天與學生出去比賽或做裁判，從來不算工作量；學校代表隊輔導，每週不論實際輔導好多少小時，而僅算二個小時，其他都是義務勞動了。

評工資定學銜不根據黨的政策辦事，我組有27年的、近20年的、十多年的老講師，我組其他教研組有嗎？所以我們再一次呼聲，體育教員也是肉體不是鋼鐵鍊成的，不是永遠不會疲勞的，我們也是人民教師，負着培養着下一代的責任，我們不是牛、馬，和你們領導一樣也是人！

體育課有的同學不及格時，教務處可以三番五次命我們替學生補測，不管學生成績如何只有教師替他補及格算了事。這就好像體育工作是天橋雜技團，供人們文化娛樂的。鋼院剛成立，魏教務長揚言說“體育還開課嗎”，周榮章黨員說“體育教研組還要辦公桌嗎”？有的人認為學生利用體育課做專業習題是對的，上體育課竟隨便去找學生談話。體育課在鋼院

就是這樣被人忽視着、鄙視着，他們把體育教育的任務（增進學生的健康，全面發展體能，培養組織紀律性、頑強、刻苦……心理品質）都被抹殺了。在教學過程中，體育教員對學生的了解，教育的機會，是比其他教師過之無不及。院領導口里喊着加強學生的共產主義教育，而從未想到體育教師對學生進行教育非常有機會，誰也不能否認吧？魏院長說體育競賽對外輸贏沒有關係，請問鋼院所有學生能同意嗎？誰不愛鋼院，怎能不為鋼院的集體榮譽而驕傲呢？可是身為一院之長竟揚言這樣告訴我們。今年高等院校田徑總分由第二下降第三，症結就在這地了。鋼院運動成績走着下坡路，難道不奇怪嗎？鋼院代表隊很多，課餘即在勤學苦練，創造成績，但是院長們能丟下官架子，深入到代表隊看開過沒有？這就只有天曉得了？！

1954年教務處公佈教員參加俄文考試，如及格後，原工資可增加20%，當時我組有的同志想考體育專業俄文，傳教務長不同意，揚言說可以改考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體育不是科學嗎？體育教育人民不需要嗎？政治可以代替體育嗎？學政治、學冶金、不容易，難道學體育既要有理論又要有技術（實踐）難道就容易嗎？體育教員工作任何人都可勝任嗎？我們在鋼院都是白吃飯嗎？我們不能不向你大喝一聲，你敢回答一聲“是嗎”？

齊宗耀講師的呼聲

要求院領導回答我，在肅反運動中，前後鬥爭我23天，剝奪了我一年的人身自由，不許我上課，到現在不知道我究竟犯了什麼罪，我是反革命嗎？鬥爭我原因是什麼？一定要恢復我的名譽，過去因我顧慮，說了怕坐牢因我有孩子愛人，現在青天出來見了真理，我不能不算了。

一種社會惡習

鋼59.4 施恩

自由論壇開放第二天，x同學拿着字數不少的講稿來反駁，我們（贊成不要教條式的政治考試），他要證明我們不考政治便是不問政治，不學馬克思主義，這種把襪子套在鞋子上的推理方法暫且不提，可驚的是他說我們是“惡毒地誹謗”馬列主義，還要叫大家提高警惕，于是他便能輕而易舉地把我們列入“別有用心的人”，言下之意可想而知，更奇怪的是他的話都得到不少“掌聲”！同志們要想，這不僅不是亂扣帽子的問題，其“掌聲”代表着一種可怕的社会習氣。

建國到今天，敵我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一小撮特務再也不能得逞，人民內部矛盾已提到歷史日程上來，這是社會大轉變，因而對待和解決矛盾的態度、手段和形式也要大轉變。不可否認，在以前由於歷史的原因，人民內部的民主受到一些應有的限制，現在應該是消除這些限制的時候了。二十次代表大會宣佈“擴大民主生活”及其“掌聲”者難道沒有一點反映嗎？當然這是一種“社會意識慣性”，但你們應該明白：你們已經落在歷史的後面了。為了認清這種不算少的“社會意識慣性”，我還要舉些例子，團委周書記不久前說：“我們應該說服大家不用大字報”。事實却相反，大字報已經滿牆了，她的說法 and 想法顯然是不合潮流了。這次整風有不少問題反映黨團委的被动，如沒有主動提出“爭鳴”，沒有主動解決“功課”“爭鳴”矛盾問題，這種被动說明這種“慣性意識”在作祟。

這種壞的習氣還表現在絕對地理解事物，沒有半點迴旋的余地，似乎很有原則。毛主席說：“好（是）中有壞（非）”“壞（非）中有好（是）”以前，為了歷史的需要往往把好的事物強調好的一面，把壞的事物強調壞的一面這是應該的，但是，今天確實有人却認

為：好的只有好，壞的只有壞，落后便對革命不利，就是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他們總是把事物簡單地放進“絕好”和“絕壞”的模式里去。毛主席說得對，一個人不可能不犯錯誤的，他們實際上沒有承認這句話。那種機械的馬列主義在尤金院士的“簡明哲學辭典”上也能找到。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已經敲破了絕對主義者的美夢，這種思想方法總是粗枝大葉，不作具體分析，不合人情，給人的印象是“半吊子”。

最可笑的是他們還打着党性體現者的旗幟……他們總不相信別人，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一棒子打死別人。他們亦下到真理服人，便拿根棒子吓人，請把棒子對準敵人吧！我們是老百姓！這種壞習氣還表現在下面：當領導上沒有說1+1=2時，他不敢說2（組織性！）領導說1+1=3，他馬上說1+1=3（紀律性！）還向大家解釋為什麼1+1=3，當領導發現1+1=1時，他又一本正經地證明1+1為什麼不等於3而是等於1，群眾說1+1=2時，他們還胸有成竹地拿着“公文”“命令”“制度”的法宝來。他們從來不獨立思考，還要壓制新的東西生長。有人說：“政治不考不行，因高教部規定的”而x及其掌聲者也認為隨和行政命令便是“党性”。

同志們，我個人認為這次整風是要全國黨員學会在新的歷史情況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現在主要不是敵我問題而是是非問題了，作為未來國家干部的我們也要學會這種方法，這方法是什麼呢？是爭鳴，也就是“民主”“說服、教育、等待、團結”也就是“團結——批評——團結”，慣用解決敵我矛盾的各種想法和做法，要趕快拋開，不然顯得太古董了。

由於個人水平時間的限制，深感沒有涉及到那種社會習氣的要害，請大家幫我闡明。

鑒于目前機械系同學對本專業雖然還不致于怨聲載道，但却是議論紛紛，因此，機59—6的一部份同學在5月23日晚訪問了陳道南副教授，就專業培养目标交換了意見。全班同學決定於本月29日下午四時半在教室樓305號召開座談會。邀請了1、2、3、4年級同學、專業教研組教師、系辦公室秘書、主任（未出席）及前機5（現留校任教）的老大哥們參加。在有300多個座位的大教室里擠滿了人，窗口、門口旁邊還站了很多人。

當人們坐定後，主席朱仲良便就目前本專業的培养目标、教學內容、師資力量及存在的問題，作了一般介紹，從而着重提出了改變培养目标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最後提出了討論的主題：

機械系專業的培养目标應該怎樣？和其涉及的師資教學內容問題。

與會者凝神的傾听着。隨後報以熱烈的掌聲。同學們便圍繞這個主題踊躍地發言。接着機59.8班的一位同學，代表班上同學的意見論述了應從實際出發，改變目前的培养目标……；並轉達了在他們訪問劉寶智教授時，他贊成更改培养目标的意見。在掌聲中，機59—9廿廿班同學便從人群中擠出來，走上了講台，詳細的分析了本專業目前培养目标的不合理性及嚴重缺乏師資的現象，着重指出後者是院領導對我系師資問題的漠不关心的結果……。「應該馬上責成院領導和高教部有關方面採取有效措施。建議由各班選出代表組成代表團到高教部、冶金工業部去面談，商討諸上事宜」。（鼓掌多時）。

掌聲還沒有停，坐在前排的機57.3一位同學便站起來發言，他帶着事先擬好了的發言稿揮着手說：「我代表機57.3班同學，積極的支持本會議……四年來的親身體驗，說明只有改變目前的專業培养目标為冶金工廠機械設計，才能符合工作的實際需要。否則只能白吃飯，當萬金油干部，這就是我們的結論。」（鼓掌）

他的滔滔不絕的發言，引起了同學們的很大注意。接着坐在後面的機57一位同學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堅持目前的培养目标是正確的，認為對於增開諸如公差技術測量……之類是沒有必要的……。

同學們對他的意見表示不感興趣。發言的人越來越多了。系秘書、專業教研組教師也發了言。專業教研組教師認為：「……培养目标應偏重于設計的冶金工廠機械設備工程師。」

當他話音一落地，站在窗邊的機57.1同學說：「我們歡迎剛才專業教研組教師對專業培养目标的看法，系里幾年來，過分沉溺于以維護修理作為培养目标，使教學計劃訂得不合理……，教學質量很差……幾年來，尤其是目前的畢業設計，使我們吃盡了苦！為了不再使弟妹們吃這種苦頭，我們完全同意以設計作為本專業的培养目标」。

一二年級同學對目前培养目标的不明確而表示遺憾：

「我們糊糊塗塗的學了一年啦！」。

「我們呢，兩年了！」「只可惜系主任沒有來參加。」坐在我旁邊的同學這麼談論着。

會議一直開到6時40分，在2個多鐘頭里，會場沒有沉默過一分鐘。而會場却顯得那樣的安詳。

最後絕大多數與會者一致通過由各班選出代表組成代表團到高教部及冶金工業部去面談有關本專業培养目标問題，綜合與會者意見如下：

①本專業從形式上、內容上，更改為冶金機械設計專業。

②充實師資力量。修改教學計劃，增開和加強有關基礎課及技術基礎課，適當壓縮專業課。

③請院領導對本系重視起來，萬一不能滿足上面要求，建議應即與綜合性工業大學的機械系合併。

段華芳、周年平、蘇逢荃、杜興益、梁鍊璿、等人整理 梁鍊璿執筆

# 幫助黨內整風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寫給奔流同志

俄文教研組 巴沙

編者按：院刊63期發表了俄文教研組一鳴同志的文章“辱罵和恐吓決不是戰鬥”後，引起了很多爭論，院刊上也發表了一些同意和不同意一鳴同志意見的文章。我們認為這篇文章討論的實質是“幫助黨內整風應該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根據我院“鳴放”的情況來看，對這個問題討論是必要的，因而我們希望大家就此發表意見。

## 是誰“歪曲了事實”？

俄文教研組 一鳴

拙作“辱罵和恐吓決不是戰鬥”發表後，反應頗多，議論紛紛，有人同意，有人反對，還有人漫罵作者用筆名來發表文章是“缺德”。對於後者只能以一笑置之，因為他似乎還不了解作者有用筆名的權利。

院刊第68期第六版刊登了俄文教研組十名教師的文章，題目是“一鳴同志歪曲事實，居心何在？”為了說明一鳴是否真的歪曲了事實，不妨把原文中有一部分摘錄下來：「俄文教研組開會情況非常激烈，象斗爭反革命的。有人走到黨員面前声色俱厲地指着鼻子問：“你那點比我好？你說？”當群眾發言時有人氣勢兇兇地制止他，還有人高聲喊叫撤換會議主席……會場當時一陣混亂。」

“歪曲事實”意味着“無中生有”，“顛倒黑白”，“不與真實情況相符”。那麼，一鳴是否真的歪曲了事實？當天會場是否真的出現過這些現象？這是俄文教研組三十位教師（包括十名教師在內）有目共睹的也是不難找到的答案。因此，到底是誰歪曲了事實，是不言而喻的。至於居心何在？還得尋求。

文中質問說：“一鳴同志：你把群眾的覺悟看到哪里去了？難道只有你的覺悟高？否則誰也不會把這些人所提的意見看成‘解一時之恨，洩私忿了吧。’這完全是對原文的曲解。原文的意思是說當時會場的混亂情況是‘解一時之恨’並非指群眾的意見。敬請十位教師再次過目原文，那就不会再有這樣主觀的猜測了。”

## 是“百家爭鳴”還是“一家獨鳴”？

俄文教研組 三鳴

記得在俄文教研組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由於丁同志在發言中表示自己對某一問題與甲、乙、丙同志看法不同，當時這就觸怒了甲同志：“這是壓制批評！”“撤換會議主席！”——甲同志高聲大喊。結果使會場一片混亂。

而今天（六月四日）的會議上又出現了更為惡劣的情況。當我們的秘書對前四次會議上甲同志所提出部份意見提出了不同看法，誰知秘書這一席談話又一次觸怒了甲同志。他向大家怒氣沖沖地宣佈：“××（指該秘書）與××（一黨員）平時很接近……，所以我現在退出會場！”說罷他即揚長而去。

當然，參加這次學習是自由的，任何人都不能勉強誰參加。但我們感到奇怪的是既然多次會議以來甲同志一再表示他的發言是為了解決問題，那麼為什麼別人的意見稍與他有所不同之處即何以如此粗暴以待呢？

為了尋求真理，黨中央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意味着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充分權利對問題發表不同的見解，然而類似上面所說的同志却不能本着辨清是非的精神展開爭論，不能以最起碼的謙虛態度听取一些反對自己的意見，這樣無非他們是把“百家爭鳴”看作“一家獨鳴”罷了。

最後我向這些同志進一言，為了解決我組長期以來存在的內部矛盾，達到團結的目的，最好還是本着開誠布公和風細雨的精神與大家一起展開爭論，同時也要給別人以發表不同見解的機會！

在第68期院刊登載的駁一鳴同志的“辱罵與恐吓決不是戰鬥”一文中，奔流同志對這次運動中揭發出來的許多黨員的不良現象，表示了切齒的痛恨，對他這種敢於大膽地、積極地向“三害”展開鬥爭的精神，我很欽佩。但令人遺憾的是奔流同志對一鳴同志所指的俄文教研組的內部複雜情況尚不夠了解，更令人費解的是奔流同志在沒有充分了解、調查我組幾次開會情形時，就輕易地把“一付奴才相”的大帽子送給了一鳴同志，這豈不是有點太慷慨了嗎？

首先需要肯定一點，即一鳴同志的文章絲毫也未表露出反對大膽地、無情地揭發如作惡多端的王慕林、于樹德等真人真事。因此，奔流同志無需將一鳴同志的精神一味地聯想到被人所深惡痛絕的于和王等人身上。

至於奔流同志所提出之問題“哪里出現了辱罵與恐吓？”那我可以回答：“俄文教研組就出現了辱罵與恐吓！”如某次會上一位教員跑到黨員面前，指着後者的鼻子問：“××，我會英文，你會嗎？我會彈鋼琴，你會嗎？我能到師大去教合唱，你能嗎？你說，你那一點比我好？你說！”此外又將“卑鄙無知，無恥，下流……”等字眼也無情地拋向該黨員，請問，這不是辱罵，又是什么？誠然，我組黨員在一些問題上有着較嚴重的缺點，群眾所提的許多意見值得他們深思，檢查自己。但是這些缺點已導至使其“無恥卑鄙……”了呢？又如六月四日晚上的會議上，某同志由於別人反駁他的意見而惱羞成怒，在會議的緊要關頭怒氣沖沖拂袖而去，請問，這又當如何理解？其實質無非是只許我說，不許你說，否則，我即向諸位“告辭”，請問，這種行為又應如何解釋？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火來煉”，如果真是以理服人，為了弄清是非，又何必如此匆忙離開會場呢？

所以在此我亦不免要奉勸奔流同志，不要太天真，更不要在尚不了解文章所指之問題，特別是又不了解某一單位內部矛盾的複雜性之前，就給別人定下“奴才相”的罪名！

## 李石洋在托兒所的威風

錫月蓉

李石洋說，誰要是帶頭

不安心工作，那就抓一個墊背的

李石洋是在去年夏天開始領導托兒所工作的。同志們想：總務處來領導托兒所一定會比工會好的多吧！但事實並不那樣。

神氣十足的李石洋，一腳迈进托兒所的大門就擺起他那高貴的秘書架子。同志們看見他，向他問好，如果他瞟你一眼，還算好的，否則，同志不上前和他講話，他就連理也不理！

在去年托兒所領導和李石洋把保育員楊桂琴調走了，造成了同志們的思想波動。李石洋看到這種情況，立刻召集全體同志去開會。開始，他壓制同志們發言。他說，調走同志是領導決定的，如果誰要是帶頭不安心工作，那就抓一個墊背的，看你們誰還敢鬧情緒，你們不安心也得干，否則對你們沒利。我們聽了他這些類似的很多話，當時把同志都氣的鼓鼓的，但誰也不敢說話，因為李石洋是總務處黨的領導，怕對我們今後不利。

我所王淑惠同志曾問過他：“李秘書，你為什麼那樣說呢？”李石洋說：“對他們就要

這樣，不這樣不行！”他就是这样看不起保育工作，壓制着每一個同志在工作中抬不起頭來。

為了取悅領導歡心

李石洋對楊桂琴另眼看待

楊桂琴來所工作的來歷不明，不聲不響的來了，又不聲不響的調走了，這是和他的舅舅王慕林有關的。

在楊桂琴生病的一個階段里，王續才、李石洋、于樹德，他們三個人把工友同志們撿的廢紙賣來的錢，買了點心到王處長家去看望楊桂琴。王續才還寫了一封信，信上是這樣說的：

“楊桂琴，你好好養病，如果你有什麼要求，我都盡量替你辦到。”後來楊桂琴向某同志說，我要趁這個機會要求調動工作。當他提出這個要求後不久，李石洋便把楊桂琴很順利的調到修配廠工作去了。

以上這些問題和李石洋等三人與他舅舅都是分不開的。希望內給予進一步弄清和處理。我們全所一致提出二條要求：一、楊桂琴調回托兒所。二、撤換楊桂琴。我們有這樣的決心，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

在內的，誰都知道，領到的補助費，不會放在箱子底下原封不動，必然要買些“小家產”來積蓄起來，難道說這些“小家產”就不應退還嗎？因此我們的意見即“量力退還”應該包括物資在內。

關於工資的問題

在工資問題上可以毫不夸大的說，普遍的存在着問題。問題的一方面是由于宗派主義、朝內有人、和阿諛奉承等因素造成的偏高現象。另一方面是由于給領導上提過意見，不能聽從領導“意圖”和沉默寡言等因素造成的偏低現象。我們說偏高也好、偏低也好，都是通過這次整風得到適當的處理。我們希望削平高山填溝渠，使偏高的拉下來，使偏低的得到補償。有人建議，拉下偏高的進行上繳，我們不同意這個意見。偏高的故然應該拉下來，而偏低的為什麼不能填補呢？為什麼只能解決偏高的偏差而不能解決偏低偏差呢？難道說偏低的委曲就不能得到伸張嗎？因此我們主張“削平高山填溝渠”，本着按勞取酬的原則，作到真正的公平合理。

## 我們受了騙

韋安群

“鳴”“放”，在熱工教研組只輕描淡寫地放了三次。

當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鳴放的時候，教研組說，系里來通知，全系的教學輔助人員集中在一塊兒尽情地放一次，不要我們參加教研組鳴放。當時，我們認為教研組與實驗室過去存在許多急待於解決的矛盾，不能輕易地錯過這最後一次機會，因此表示拒絕參加，但後來教研組善言蜜語地向我們解釋說，這不是最後一次，你們想“放”以後隨時可以“放”，放完為止，教研組這番振振有詞的話，我們信以為真，直到現在，仍借以種種理由遲遲不讓放，最後就干脆停止不放了。現在恍然大悟：自己受騙了。不難理解，第三次所以不讓我們在教研組放，原來就是調虎離山之計。

調虎離山之計，並非是有理智的一舉，因為我們得不到鳴放，我們的舌頭就不會罷休！

## 關於福利金和工資問題

高槐蔭

福利金問題

關於福利補助費問題，據說整風辦公室已經開始組織力量進行調查了，這是一件很受歡迎的事情。我們期待着這一項調查工作，能夠完滿的解答群眾所提出來的一些疑問。

近來有人在群眾中散佈，兩種濫調，一種是“誰批誰退”，意思是說我申請的雖然不合理，但是責任在“批准人”的身上，他不批准，我能拿到這種不合理的補助嗎？的確如此，沒有人事處長的批准，恐怕誰都拿不到這些補助。正是因為不合理的申請也被批准了，所以我們才說“批准者”是個官僚主義或者是宗派主義，只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是如此。

究竟這項不合理的補助被誰拿去了呢？是“批准者”嗎？我想除非是合謀通弊者外，不會如此。我們相信“批准者”不會在官僚主

義、宗派主義之外又涉及到其它。不正當的補助既未入“批准者”私囊，請問放濫調者，你有什么理由叫“批准者”來退呢？

另外一種是“我雖領到了一些不太合理的補助，但比某人還少的多”，我們說問題不在多少，關鍵在於是否合理。例如技工某同志八口之家，收入五、六十元。他享受的補助可能多些，我們說即或這些我們也沒有意見，因為他領到的補助是合理的，也是應該的。另外有些人領到的補助費，却買了收音機、皮大衣、自行車甚至是摩托車肇禍的賠償費等也由補助費來彌補，我們說這些錢再少，那怕三元、五元也堅決要求他退回來，因為這是“不合理”。

最近整風辦公室的通知中曾提到“領到不合理補助費者，可量力退還”（原文記不清大意如此）我們說這個“量力”是應該包括物資